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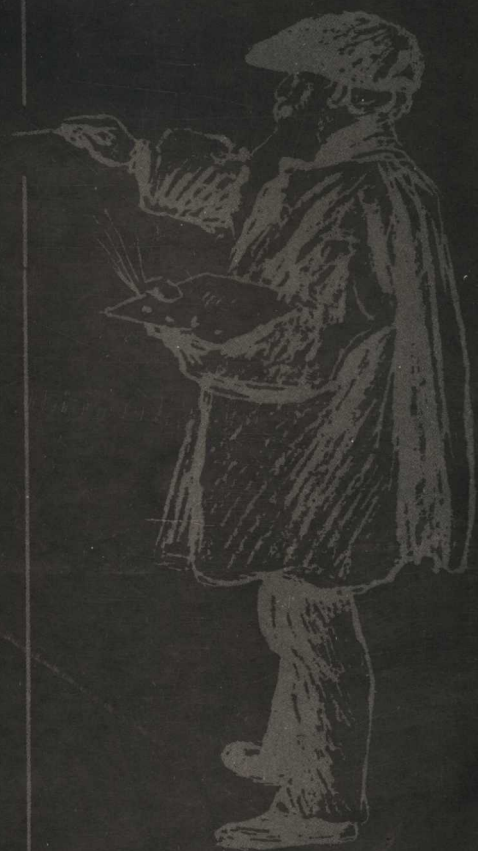
DEPTH OF GLORY

IRVING STONE

光荣的深度

——毕沙罗传记小说

[美] 欧文·斯通
刘明毅 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光荣的深度

——毕沙罗传记小说

[美] 欧文·斯通

刘明毅 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9202001

DEPTHS OF GLORY

A Biographical Novel of Camille Pissarro

by Irving Stone

Doubleday & Company, Inc.

Garden City, New York

1985

光荣的深度

卡米耶·毕沙罗传记小说

(美)欧文·斯通著

刘明毅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责任编辑:沈揆一

装帧设计:杨利禄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

开本850 × 1156 1/32 印张20.5 附图219幅 字数508,000

1991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 2,500



作者像

献 给
琼·斯通

她花费了若干年心血订正本书手稿
一九八五年六月六日

目 录

卷一	巴黎	1
卷二	“青年们看到幻想”	64
卷三	“我——震撼地翱翔”	102
卷四	展现天地	140
卷五	时光飞逝中的孩子们	174
卷六	滑轮和星	217
卷七	暴风雨的岬角	281
卷八	脆弱的时刻	331
卷九	“扪心自问”	393
卷十	怜悯	438
卷十一	光荣的深度	477
卷十二	“劝人为善”	528
卷十三	一个艺术家家庭	564
卷十四	收获	606
印象主义大事记		648
译后记		652

卷 一

巴 黎

1.

两只皮带绑扎的提包不消片刻功夫便通过了海关，他拎着提包沿码头朝布洛涅火车站走去。溅上英吉利海峡浪花的一套黑色衣服还是湿漉漉的，因为他讨厌拥挤不堪的二等舱，宁愿呆在小汽船的露天甲板上，听凭咸津津的浪花飞溅在脸上。从福克斯通横跨海峡要不了三个小时，不过，海峡的波涛特别汹涌翻滚。穿着靴子的双脚一踏上大地，卡米耶·毕沙罗便感到高兴，尤其是经过了在马格达莱纳号上的三个星期航行后；他是在家乡小安的列斯群岛圣托马斯上船的。他喜欢十月中旬的空气，清新凉爽；他沿着码头大踏步地走去，双手各拎着一只沉甸甸的旅行皮包，感到浑身来劲。他年方二十五岁，中等身材，宽肩，细腰，长腿。其他的旅客，有的比他年长，有的带着不少行李，坐在雇来的马车里，马车在他的身旁驰过，奔向去巴黎的火车。

他比火车站长预计的时间早到一刻钟，因为通过海峡时是顺风。毕沙罗向停在有顶车站中的烟囱凸出的黑色机车走去；身着海军上将似的制服的机师，站在火车头前，活象一名海军大臣。他经过无顶的平头煤车，走向行李车厢，给了搬运工四个苏，一个包两个苏，拿了到圣拉扎尔车站领取行李的票据。三等车厢像运货马车，内有几条木凳，没有车顶，没有车壁，乘客们坐在露天里。二等车厢是封闭的，车厢后部有一个金属片通风口。在第七节黑色的封闭车厢——车厢置于高轮上，有护栏和踏板以便乘客上车——里，他找

到了一个顺列车运行方向的靠窗坐位，能够向前眺望法国乡野中已经收割的田地和茂密的树林。

一八四二年，十二岁的时候，他曾乘坐一艘英国货轮横渡大西洋，到巴黎郊外的帕西上学，那时候他从波尔多搭乘马车到巴黎，走了好几天。五年后，当他返回圣托马斯的时候，新建的铁路已经通到里尔，他在里尔转车，通向敦刻尔克的一段路很长，铁轨尚未铺好。在这一段旅程中，他乘坐四匹马拉的车，然后再乘法国货轮，西向返抵群岛。

现在，在一八五五年，他到达南安普敦港，坐火车到伦敦，尔后再坐火车和小船到布洛涅。他的速写本和旅途中阅读的书籍放在沉甸甸的旅行袋中。一份当天的伦敦《泰晤士报》折叠得整整齐齐，塞在口袋里。虽然圣托马斯岛属丹麦管辖，但在他家乡港口小镇夏洛特阿马利亚，在大街上他家开设的生意兴隆的缝制用品和船舶食物供应店楼上的杂乱无章的房间里，讲的是法语。法语是这个港口的商业用语。年轻的卡米耶十七岁时结束



圣托马斯岛

在萨瓦里寄宿学校的初级教育后，相帮父亲干活，核对停泊港内的英国和美国船只上来往进出的货物，因此学会了英语。

火车站长吹响哨子，司炉烧旺蒸汽机，机师拉响环形绳汽笛，列车开始倒退出车站，驰上去巴黎的路途。布洛涅的平凡无奇的郊外很快落在列车的后面：列车沿着法国的海岸向南飞驰，穿过利阿纳的迷人溪谷，然后是一条两百码长的伸手不见五指的隧道，隧道内弥漫着一片煤尘。列车到达有两座灯塔的埃塔普勒，然后折入索姆河的荒芜沙石滩。

他的头脑里，就像在布洛涅叫搬运工托运的衣箱一样，充满着忐忑不安和莫可明状的情绪。他没能在伦敦研究特纳和康斯特布尔



特纳 雨、蒸汽和速度

尔的绘画^①，为此深感遗憾。他在法国和英国报纸——每隔若干天由邮船送到岛上——上看到这两位大师的一些复制品，如当时的法国大师德拉克罗瓦和库尔贝的复制品一样^②，激励着他。在等待他的兄长阿尔弗雷德从巴黎回家度假，使他摆脱父亲的店铺之际，他

对这些作品研究了一年之久。他姐姐埃玛的夫家艾萨克森一家曾邀请他到伦敦作客一个星期，在他能够另有机会研究英国画派之前，这一个星期也不算短了。

但是，马格达莱娜号到达南安普敦时，有一封信等着他，叫他立即启程赴巴黎；他的姐姐德尔菲娜病危。他希望在他抵达之前她还活着。

绘画的愿望早已产生。当他拿起铅笔或钢笔的时候，并不是想在书本上作笔记，而是速写圣托马斯港：满帆的帆船、划向商船送货或卸货的小船；起伏的绿



康斯特布尔 林景

丘是坚固的防护性屏障，砖屋的曲线环绕着海湾，受到海湾的保护。

他喜欢躲在大街的商店门口，偷偷地速写来自不同国家的、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水手们，他们买东西，饮酒，寻花问柳。他很幸运得到萨瓦里寄宿学校图画教师的青睐，因为这位老师看出他的天赋——在十二岁时他已经描画他所看到的一切。老师不仅将他自己所知的微不足道的东西传授给卡米耶，并且在后者十四岁的时候，送他一本得到公认的教科书——塞缪尔·普劳特的《绘画入门》^③，他能从这本书中学到不少知识。

只要有机会在巴黎，这位图画教师总是在罗浮宫“开课”^④，为小伙子们指出荷兰、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画派在技巧和题材上的不同之处。在晚年，每月一次，他带领卡米耶和其他一、两个人造访奥古斯特·萨瓦里的工作室，奥古斯特是寄宿学校校长的亲戚，一位受尊敬的风光画家，他的凡尔赛和马延风景画常常入选美术沙龙。奥古斯特·萨瓦里和蔼可亲，为年轻的男孩们示范：将四分之一英寸的油画颜色挤在调色板上，颜色调和后涂在张好的油画布上，让他们的手感觉到画笔尖上颜色的分量和稠度能够千变万化。

卡米耶给迷住了，但是在十六岁时，他已经懂得，在他胆敢调弄油画颜料之前，他得画上几年铅笔、木炭和墨水，也许甚至树胶或水彩。

他是圣托马斯中唯一着迷于绘画的人。繁荣的夏洛特阿马利亚港口小镇从来没有诞生过或看到过一个艺术家。他说法隐瞒他的活动。他是一个好脾气的小伙子，不漂亮，但晒黑的皮肤光溜，柔和的棕色眼睛清澈，他的癖好得到认可。他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他决定当一名艺术家。他没有办法清清楚楚地讲明他的想法，可是他一开始就被艺术吸引，犹如其他的年轻人被海洋、法律、医药、工程、贸易或金融吸引。

他取出伦敦《泰晤士报》，想好好地看看，可是抵挡不住窗外景色的引诱——列车在风景中穿行而过。他凝望着索姆河的溪谷：已经收割的田地、休闲的沃土——期待着冬雨、春耕和种植。在抵达亚眠前的一路上，农人们还在田地里拾落穗。人们正在到处挖泥炭。他的思绪转入期望回归巴黎的兴奋状态时，法国最好的亚眠赛马场跃然眼前。巴黎是绘画生存的地方。巴黎是世界的艺术中心，他决心一辈子在此工作。他身强力壮，他有半个世纪的时间来创作大量

图画。

①特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1775—1851), 英国画家。

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 1776—1837), 英国画家。

②德拉克罗瓦(Eugene Delacroix, 1798—1863), 法国画家。

库尔贝(Gustave Courbet, 1819—1877), 法国画家。

③普劳特(Samuel Prout, 1783—1852), 英国水彩画家。

④罗浮宫——法国最著名的博物馆。

2.

从前, 在漫长的、颠簸的公共马车旅途中, 法国人好滔滔不绝地跟陌生人交谈, 可是在新的火车厢里, 他们却一言不发, 他们的神情似乎在说: “坐在摇摇晃晃的马车里, 在乱石满地的泥路上颠簸, 困在只有手帕大小窗洞的小盒子里, 什么也看不清楚, 还得常常在旅店前停下来换马, 与此相比, 现在可真舒服!”

卡米耶沉浸在胡思乱想中, 压根儿没有注意到邻座一个满头涂抹着浓浓的发油、皮肤粗糙的中年人在讲话, 他想搭讪。单独长时间旅行的人们总是想与陌生人交谈几句知心的话, 他们完全知道彼此也许再也不会见上一面。

“……名叫乔治·拉什。做纺织生意。敝人代表法国最好的里昂毛织业。走遍了南美。与老婆孩子分开了四个月。见鬼! 在冷冰冰床上睡的时间够长的了。但这次旅行真够味儿。到处兜售顺利。老板们正在等着我呢, 他们的货架将空空是也, 他们的钱包将满满登登。”

卡米耶咕哝道: “非常高兴。我叫卡米耶·毕沙罗, 从圣托马斯岛来, 到巴黎去看母亲和姐姐。姐姐德尔菲娜生病了好一阵子: 她们到法国来看病的。父亲和哥哥卖掉了我们的店铺后, 也要来巴黎。我在加拉加斯呆过两年, 和一个画家朋友一起画画, 所以我熟悉那儿的人, 懂西班牙语。”

“您做什么生意?”

“我是艺术家。”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大声说出这几个字。

“啊! 流浪汉的生活。您画得不错吧?”

“还不到家。”

“那末什么时候到家呢?”

“艺术进展缓慢。”

“那末你的画卖得也不快, 是吗?”

“眼下是这样。”

“那还是做纺织生意来得好,”乔治·拉什断言。“人们需要纺织品。既然您懂得西班牙语, 熟悉南美, 您可以自己做生意。”

“我在父亲的店里做买卖。已经做够了。”

他不愿意多想, 公然明说要当一名画家而干别的行当, 一定会得罪在巴黎的母亲。他的父亲弗雷德里克·毕沙罗生于波尔多, 在当地受教育。他是法国文化的爱好者。这就是他把两个儿子送到萨瓦里寄宿学校受教育的原因。卡米耶的哥哥阿尔弗雷德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 在该校只读了一年; 他的热情在于小提琴。阿尔弗雷德回家后, 十二岁的卡米耶被送进学校。他们的父亲需要一个儿子帮他经管船上的卸货和装货。卡米耶或阿尔弗雷德都曾引领装满绳索、焦油、磨甲板的沙石、食物和船只零件的煤车, 沿着单轮铁轨, 在不陡的斜坡上, 忽上忽下地从海边推到德罗宁根斯街, 然后用手搬到街对面的毕沙罗店铺里。

家里有两个异父兄弟和两个异父姐姐——母亲的前夫所生, 他死的时候, 她只有二十九岁。当拉歇尔·珀蒂打算跟前夫的外甥结婚的时候, 已怀孕数月, 这曾是一个公开的丑闻。弗雷德里克·毕沙罗从波尔多赶来处理姨父的财产。丹麦政府宽容地准予他们在孩子出身前——死于襁褓之中——结婚; 但是犹太教堂拒绝承认他们结合的合法性。

卡米耶相帮父亲干了四年活。他得到优厚的报酬, 严格的双亲一定要他把大部分钱存进银行。有时候他抽空乘坐小船沿着港口的海岸漫游, 寻找作画的景色, 有时候在圣托马斯的树木茂密的小丘上散步, 找一个空旷的地方, 画一张山下大海的水彩画, 除此之外, 年月白白地流逝。他爱他的家庭, 愿意为他们的共同利益效劳; 可

是他渴望离开这个闭塞的小岛；渴望无拘无束地钻研绘画的困难和无从捉摸的技巧。他的父亲责备他不该画画，而应该去看看繁忙的企业，找点更重要的事情做做，这时候他禁不住恼火了。

他得离去。到另一个地方去。在那里他能够从早到晚地画画。但是在什么地方呢？放弃兴旺发达的生意不做，投身于艺术的地狱——一个靠不住的未来，这样做有道理吗？他的双亲会剧烈反对，骂他大逆不道。

一八五一年夏，他遇到一个年轻的丹麦人弗里茨·梅尔比^①，他受哥本哈根美术院之委托来到圣托马斯，描绘这个丹麦港口夏洛特阿马利亚。卡米耶在等待板条箱和大包从货船上卸下来，核对货物清单，利用空隙时间速写帆船、单桅小帆船以及将小桶和小箱运上岸的划子里的人；白翼鸟俯冲海面，捕捉游鱼；与此同时，他开始和这个二十五岁的艺术家相熟起来。

“您是我认识的第一位画家，”他高兴地大声说。“这个岛上不出画家。只产棕榈树和朗姆酒。”

每当卡米耶下船或干完装货的监督工作后，他们便在一起消磨时光。二十二岁时，弗里茨·梅尔比已在哥本哈根美术院展出两幅图画——非比寻常的成就。他没有留在丹麦巩固他的成功，而是横渡大西洋，在纽约城呆了一阵，尔后北至加拿大边境描绘尼亚加拉瀑布。他在美国学会说英语，常常在兴奋的时候，将动词放在句子的末尾。

卡米耶只能偶而请他的朋友到家里作客。毕沙罗家虽以好客闻名，但他的母亲早已对儿子迷恋绘画有所警觉，因此把弗里茨看成是一种危险的影响。弗里茨在夏洛特阿马利亚只找到了一个肮脏的小房间，他和卡米耶常常谈到深更半夜，小房间只派睡几个小时的用场。因为要回丹麦，他拼命地从这个壮丽的海湾选取不同的角度，以便绘制一张这个优美小港的水彩画。弗里茨离去的时候向卡米耶吐露：

“我明年再来。你能为我找一个光线明亮的、干干净净的房间吗？我们可以在一起画画。不过，我们真应该在南美找个绚烂多彩的地方。一个有绝妙画题的地方。你能吗？能脱身吗？”

卡米耶激动地回答：

“我积下来的薪水够用一年，也许两年。不过我离家是得不到父母赞同的。他们要我做生意，而不是当画家。”他的长着一头深棕色浓发的头向后一仰，笑了起来。“……只当画家。”

“我们等一艘开到我们要去的地方的船，在开船前一分钟上船，留下一封信……”

第二年，他们果真这样做了，乘船赴委内瑞拉的一个不讨人喜欢的海港拉瓜伊拉。

是不是不告诉双亲便与弗里茨·梅尔比一走了事，足足考虑了整整一年。没有理由不告而别。他的双亲忍痛爱子离家远去，不要他干活，花费了相当大的一笔开销，让他在法国受了五年良好的教育。他们养育了他，爱他；为他和他的兄长作好准备：一旦弗雷德里克退休，他们便继承父业。他们会伤心万分的。这会使拉歇尔大动肝火，创巨痛深的。这会给他的父亲带来很大的压力。可是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在拉瓜伊拉，卡米耶很快绘制了一幅这个小镇的水彩画：弯弯曲曲街道上，房屋林立，一家人在赶路，父亲骑着毛骡，母亲一手搀着一个小孩，一手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袱。

火车驰抵克莱蒙车站，车站内有一个小食堂。卡米耶跳下车厢，买了一块乳酪、一个狭长的硬皮面包（法国人叫做绳子面包）和一小瓶用附近利昂库尔葡萄酿制的酒。大约七、八个小时前，在伦敦旅馆中匆匆忙忙吃了早餐后，他还没有吃过东西。他饥肠辘辘地大嚼面包和乳酪，火车隆隆作响地穿过克莱蒙和利昂库尔的美丽小镇，在皮卡尔迪的白垩高原上沿着山坡缓缓爬行。他眺望有着红色斜屋顶和围绕着葡萄园的村落，五光十色的屋舍赏心悦目，他不禁感叹：

“真想能够停下来画几张画呀。一路上如果能够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对一个画家来说该有多好。”

他狼吞虎咽地吃着面包和乳酪，用最后一口酒将面包和乳酪吞了下去，断然地说：

“有朝一日我会这样做的。”

①梅尔比(Fritz Melbye, 1826—1869)，丹麦画家。

天暗得很早。一个工人沿着车顶从外面点亮车厢内的油灯。他们很快便进入圣拉扎尔车站——第一条隧道上方的一个粗石砌成的黄色棚屋。卡米耶觉得棚屋很丑。

他下车到月台上，夜晚的清凉空气迎面扑来。现在天完全黑了，他已经坐了十一小时的车。他把行李票给一个搬运工，但是把全部行李放桌子上让海关检查，还得等上半个小时，尽管在布洛涅已经结关。

车站外面马车成行。母亲的公寓在蒙马特尔高地脚下，离车站不远，但是拎着重重的手提包走去不免感到太远。他朝排在行列最前面的一辆单马出租马车走去。马正在吃草，嘴里的草屑七零八落地落在地上。马车夫穿着一件有数层肩领的斗篷，邋里邋遢，因为等得不耐烦了，叽叽咕咕地在抱怨自己。他头上戴一顶怪里怪气的帽子，双脚胡乱地塞在一双大木底鞋里。

“到蒙马特尔南面洛雷特圣母院路四十九号，多少钱？”

马车夫吃准这个外国人对马车费一无所知。

“四法郎。”

“不对。按规定是一法郎五十苏。”

马车夫罚咒。“你真利害。两法郎五十苏。”

“两法郎。再加几个苏小费。”

“好利害。上车吧。”

他爬上两级铁踏板，在乌得勒支黄丝绒座位上坐下，坐垫就像一包针。脚下的一堆草，臭气熏天。车门关不上，车窗破碎，辕马的头瘦骨嶙峋，尾巴的毛稀稀拉拉，在高低不平的卵石路上，简直拉不动沉重的车。

在东弯西拐的路上，“一辆王室马车，”卡米耶自嘲地想。“不过，总算到了巴黎！”

从破窗望出去，他惊讶地看到那不是他在差不多八年前离开的

巴黎。整排整排的房屋被拆毁了，弯弯曲曲的、狭小的碎石街不见了。他敲打马车的前板，对车夫叫道：

“发生过什么事情？看上去好像是侵略军把这座城市毁了。”

车夫朝十月的空气中吐了一口唾沫。

“一点不错。我们发疯的皇帝拿破仑三世，他这个皇帝就像我的马，是亚眠的一匹赛马，和他的新官们从普瓦蒂埃带来一个人。名叫奥斯芒^①。他们把整个城市都拆毁了。”

“为什么？”

“骗人的鬼把戏。皇帝说，‘把巴黎建成一个大理石城，就像古罗马城一样美丽。’他说他要成为又一个奥古斯都^②。那是谎话。他要除掉那些狭窄的街道，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法挖出鹅卵石，像一八四八年那样起来造反。他想造宽阔的大道，让他的军队在大道上枪杀一切反对者……”

卡米耶不相信地摇摇头。

“不可能单单像你说的。我小时候到这儿来过，我记得巴黎有许多讨厌的贫民区，穷得一无所有，结核病到处蔓延。”

“当权的人没有一个为老百姓做过好事。看看我的半死不活的马和破破烂烂的车吧。我生来就没有过过好日子，看看我的脸，你说我是老头子还是小伙子？我能攒点钱买一匹好马和一辆新车吗？”

在这一段短短的路上，他们先在圣拉扎尔路上东行，到圣乔治路后便朝北向洛雷特圣母院行进，那是一座大块方石砌成的教堂堡垒，四周附近的妓女们——叫做洛雷特——已经出笼^③，打扮得俗不可耐，准备接夜间的生意。从洛雷特圣母院蜿蜒上山的犹太区是艺术家们的聚居区，因为他们对这条露天的、陡峭的、人行道上摆满货摊的集市街道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感到十分有趣。

“给四法郎吧！”他一边下车一边喊。“跟你讨价还价，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得给可怜的马买点燕麦。再给车里添上点新鲜干草。车里一股牛棚的臭气。”

“四法郎？你这个蠢货。有这些钱我可以给你的稻草洒上香水。”

毕沙罗的公寓与圣托马斯岛店铺楼上宽敞的房间比起来，就显得小了。丹麦西印度群岛的笨头笨脑的家具和法国人喜欢的小古玩、